

德 紀・列得安

門 窄

譯 琳 之 卞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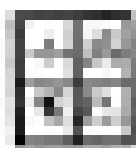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國 史 · 科 舉 史

門

考

卷 之 一



一

科 舉 考 試 題 庫

譯者序

虛無的從人間圈出了一塊禁地，稱之以天堂一類的名字，把門收得不近人情的狹窄，而叫你拼命鑽進去，名之爲德行，修行或別的什麼——這是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神聖悲劇。安特列·紀德的這本戀愛小說『窄門』正就是照示這一個悲劇的一星小小的火花。

本該是最自然不過的，芥龍與阿麗莎這一對彼此鍾情的小兒女由表姊弟而進爲眷屬。兩人相異相吸，相同相通，互相合適（也許除了女的比男的大了兩歲，）而彼此又出於嚴肅的了解而互相接近。故事的開始差不多就在各自就要失去母親的時候。那是兩個極相反的母親，芥龍的母親不宜於穿鮮明的衣服正如阿麗莎的母親不宜於穿黑。在阿麗莎的母親就要跟人家跑了以前不久，芥龍決意一生都保護阿麗莎；在芥龍的母

親棄世以前不久，阿麗莎也知道芥龍需要從她得一點支撐。兩人彼此相爲而圖完美，他們想穿着『白衣服，手挽手，望着同一個目標』而進行。他們高傲，不怕短暫的分離；他們自信，甘受任何種試煉。他們實際上早就像定了婚了。

本該還是簡單的，雖然故事複雜起來了，試煉來了。阿麗莎發覺她的妹妹須麗葉也喜歡芥龍。這實際上又有什麼呢？世界的千差萬別中跟一個女子真正配合得來的一個男子決不會跟別一個女子也真正配合得來的，若講到關係最切的戀愛與結婚。在花樣的配合中，合則留，不合則去，另求合者，實並無真正難處的地方。果然，芥龍和阿麗莎在一起往往拘束而不自然，反不如和須麗葉可以隨便游玩。這却是因爲芥龍愛阿麗莎愛得深而難免如此的僅是浮面的現象，一個階段裏或者不免的現象，並不足以說明了芥龍跟須麗葉結合會更爲合適。可是阿麗莎不這麼想，反以爲自己跟芥龍的結合會把須麗葉的幸福剝奪了，於是課諸自己以自我犧牲。一點有差，全局頓非，須麗葉搶先犧牲，爲了絕她姊姊轉讓她嫁給芥龍的癡想，她隨便答應了她完全還沒有看眼裏的一個男子。

的求婚。這可就無論如何也不能叫阿麗莎能再安於自己與芥龍的關係了。

一切都還可以很順利的，經過了這一個波折。須麗葉結婚了以後，成了賢妻良母，與丈夫同過田園生活，倒還是很幸福，照一般的看法來用這個形容詞。阿麗莎與芥龍的關係本該又可以一帆風順下去了。殊不知這却又撩起了另一個波折。須麗葉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幸福，無須阿麗莎犧牲也可以得到的幸福，又叫阿麗莎不安。她又覺得希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向幸福的進行了。這又自苦而苦了芥龍，可是這在芥龍也正未嘗不合適，他也早想過『達到幸福所需的努力，反重於幸福本身』。在，爲幸福的德行中，阿麗莎又瞥見了『更好的東西』，把德行看作了目的。她怕愛情妨礙了進德，要離開芥龍而在神中會他，求所謂『聖潔』而『超越愛情』。這雖然仍舊使芥龍更在無可奈何中力求進德以配得上她，却也終使他精疲力絕而惋惜難堪的詩意消失，發覺所愛的現實人物竟變成了幽靈。風風雨雨，愈來愈別扭，終於叫一個潦倒一生，一個憔悴以死，在一條容不下兩個人並肩而行的牛角尖裏。

雖然，這裡的一波又一波中也自有其必然性，並非出於偶然。悲劇已經潛伏在故事的開端。兩個人的性格裏顯然都早具了兩種相反的成分。我們不該用心理分析來硬把一副有機體拆穿或甯是支解。不過我們即從天生有宗教的熱忱，又受清教徒訓練的芥龍身上也顯然看得出相當分量的『肉感』(sensuality)——倒置的見之於他很小就因看見美麗的舅母讀詩而臉紅，見之於他拼命逃去洗滌自己身上被她觸摸過的地方。阿麗莎的『肉感』則在故事中表現的機會更不少了，看到她到篇末述說的那天晚上她在芥龍走出去以後如何躺在沙發上，在燈罩的掩蔽下，凝看自己露在光亮裏的腳尖，更不用提她在日記裏赤裸裸的靈肉衝突中的絕叫了。他們都正像紀德自己身上帶了法國北部與南部天然環境所造成的兩極端的傾向，只是紀德是非常自覺的，對於這一點。這一點的着重，實在出於宗教把靈肉分割的觀念的操縱。紀德自己早年常津津樂道這種對立甚或衝突。這種對立甚或衝突的觀念無形中擴大到一切領域而自炫其重要性。T. S. 艾略忒最近還把這個對立甚至衝突的觀念不自覺的引用到文化問題上而認

爲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之間該有點如夫妻之間的小小的勃谿。勃谿在夫婦生活的實際上間或難免，却並非理想的事情。摩擦也並非文化活躍或發達的必要條件。紀德到晚年才明白否定了消耗的鬭爭，宣揚了多樣的成分才可以產生諧和，相反的正可以相成。他把『窄門』的悲劇只是消極的揭發了，到『新的糧食』時代他才把阿麗莎的『我們生來不是爲的幸福』改成了『人是爲幸福而生的』。到了那時候他也正像校正了阿麗莎似的說了要用自己幸福的榜樣來教人幸福，雖然決不要剝奪人家的幸福。的確，幸福的滿足並不如阿麗莎所想的必然會令人墮落。阿麗莎要把給芥龍的心分給窮人，最自然，最真摯的辦法倒還是先給了或者同時給了他。給了他那顆心不是就完了的，不是就真像可以用尺用斗來量似的，不夠分配給另外人，而相反的只有擴大了。只是紀德在『新的糧食』裏還是說『輕滿足愛而重擴大愛』未免還有點離奇，愛的滿足又何必與它的擴大抵觸？——滿足正就是擴大的一個先行的階段而已。

阿麗莎與芥龍的悲劇一方面也就緣於求進步的錯誤。阿麗莎早就說了紀德自己

遠在若干年後的『新的糧食』裏說的，我們不能希求一種無進步的狀態，喜悅，或幸福，也該是進步的才對。阿麗莎的求進步却是出發於到了某種境界就覺得『夠了，這已經夠幸福了，』或者出發於怕達到了幸福便不再幸福了，因此她的求幸福進步就是無限的延宕幸福。她不知道把一段落的幸福當作踏腳石，一階段的終點與下一階段的出發點。前進的過程裏自有階段性的完滿境界。發芽，開花，結果又發芽，開花，結果是自然的螺旋式的程序。芽不能超越了開花而結果，花不能超越了結果而發芽，果不能超越了發芽而開花。延宕則等於叫芽永遠發芽，花永遠開花，果永遠結果。戀愛上歌德式的追求無盡，抓到了一個對象，不滿足了，撇下了又追求一個，實在並非進步，因為還是停頓在第一個階段上，愛情本身並沒有在充滿了以後也進了一步。超越了愛情，阿麗莎又何嘗達到純粹的聖潔，紀德自己直到晚年還沒有擺脫這個略帶毛病的超越觀念，雖然他自己倒是『通過』來的，實際上他喜歡叫青年一筆抹殺了過去，過去在現在與將來中的位置。這實在是忽略了傳統的價值，缺少了歷史的認識。修養裏深為得力於傳統，個人歷史又最

富有歷史意義的紀德竟時或表現了這種另一絕端的思想，似乎不能說出於自然，雖然他如此抱了自然史的人生觀。

一切貌似對立的事物，靈與肉，心與物，美與善，羣與己：都相依爲命，實是最自然的真諦；過去與將來，完滿與發展，互相推移，實也是最自然的真諦：說來說去還無非說明了這句老生常談：『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這是天與人最自然的傾向，天人合一應是一條康莊大道，若不是人世的矯橫過正日積月累的壅塞了它，而造成了今日的局勢。如今，天下滔滔，『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的確成了基督的說法。今日的世界簡直證實了人世的出發點就是個錯誤。一個大悲劇裏裹着一個大謬局。以西洋人爲主的世界，儘管在背棄基督教，共同證實了基督教所判定的現世是一個罪惡的世界，而大家向毀滅邁進的壯烈實在也多少起因於基督教的把人剖成兩半，把一切都分成兩半，教會了大家只看出兩半之間的抵觸，衝突的價值，再也拼不成整體。另一方面，就壓在這個大悲劇底下，却也實現了與基督教的好處相反的錯誤：大家醉生夢死，渾渾噩噩，是非不分，

善惡不明，現實到不抱任何主義（Principle），貌似遲緩，實為激劇的，非常不名譽的落往可慘的結局。雖然如此，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開倒車的辦法顯然都不足以濟世了，可是宗教的共同精神，不惑於一時的，短視所見的現實，而清醒的有所理想，有所超拔的精神，進窄門的精神，却也正是此世或可以得救所不可少的動力，不管我們用何種方法去救己救人而成己成人。

話又說回來，就借功利的說法，這本小說裏的悲劇的光芒倒難道——不是為了場面的漂亮而是為了正面的價值——不能叫演悲劇的世界有所警悟，而特別叫我們演慘劇的更有所激發嗎？

卞之琳 上海，十一月六日，一九四六。

附記：這部譯稿於一九三七年夏天開始於雁蕩山中，最後一小部份於八月間完成於上海砲聲中，於李健吾先生家裏，嗣後曾帶到過成都和昆明，寄到過桂林錯誤百出的印成過書，今在滯滬途中，上

星期校畢於北郊周熙良先生家中，此刻成序於西區王辛笛先生家中。譯的時候我借用戴望舒先生原書，如今校的時候還是借用了他的那本。九年過眼，萬里榮懷，我拿出這本稿子去對任何種牽涉都無限感激。

別人儘可以用來做一本書；可是我要在這裏講的故事，我已經以全力生活過，而且在那上面，用盡了我的德行。所以我要簡簡單單的寫我的回憶，倘若有些地方支離破碎呢，我也不想法補綴它們，連接它們；我要把它們潤飾的努力，反而會妨礙我希望在講它們的時候可以得到的最後的快樂。

1
我還不滿十二歲，就失去了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因為再沒有留在哈浮的必要了，本來我的父親在那里當醫生的，乃決定來巴黎住，預料我在這裡可以更好的完成我的學業。她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租了一小幢住房，阿緒拜爾敦小姐和我們住在一起。弗羅拉·阿緒拜爾敦小姐，已經沒有了家族，起初當我母親的家庭教師，然後變成了她的伴侶，不久便

成了她的朋友。我當時就生活在這兩位婦人的身邊，她們同樣的老帶着溫和與悲哀的神色，現在我只能想見她們服喪的樣子了。有一天，我想，是在父親死了許久以後吧，母親把草帽的黑帶子換成了絳帶子：

『啊媽媽，』我叫起來了，『這種顏色和你多麼不合適！』

第二天她又換成了黑帶子。

我身體很弱。我的母親和阿諾拜爾小姐，念念不忘當心我疲倦，如果她們的關懷沒有把我養成了一個懶人，想必是多虧我生性真愛好工作吧。天氣一好起來的時候，她們兩個就以爲我應該離開都市了，我在都市裏黃瘦了；到六月中旬，我們就上奉格司麥，在哈浮附近，我的舅父比柯倫每年夏天在那里接待我們。

立在一所不很大，不很美，與一般諾曼地園子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園子裏，比柯倫的家屋，

白白的兩層樓，很像前兩世紀的許多別墅。房子向園子的前面，向東，開了一二十個大窗子；後邊也有這許多；兩旁卻沒有。窗子都鑲了小塊的玻璃；有些新換的，在舊的中間顯得太亮了，舊的，在旁邊，就顯得又綠又黯。有的帶一些瑕疵，我們的大人們管叫做『水泡』；從裏面看過去，樹變得歪歪了；郵差，在前面經過，突然長起了一個瘤。

園子，長方形，四周都圍了牆。房子的前面是一塊相當寬大，有蔭涼的草地，繞以沙礫的小徑。在這一面，牆低了一些；因此可以看見環繞園子的農場的院子。農場照鄉下的慣例，界以山毛櫸的林蔭路。

在房子的後面，在西邊，園子展開得較為隨便。一條小徑，雜花掩映得絢爛悅目的，傍近南邊的樹牆，由一厚層葡萄牙桂樹和另外一些樹擋住了海風。另一條小徑，沿北邊的牆腳，隱入於枝叢。我的表姊妹們叫它做『暗徑』。一到黃昏以後，就不輕易上那里去冒險了。這兩條小徑直通到在下面承接花園的菜園，在降下幾級以後。然後，在菜園的底裏，一道祕密的小門，通到牆背後一叢矮樹林，山毛櫸的林蔭路，從左從右，到那里終止了。站

在西邊的門階上，可以從那一簇樹林的梢頭，望見高原，嘆賞蓋滿那里的莊稼。在天際，不甚遠，一個小村子的教堂，傍晚，空氣澄靜的時候，幾家的炊烟。

每逢好天氣的夏晚，到飯後，我們就下那個『低園』。我們走出那個祕密的小門，直走到林蔭路上一條長椅的地方，從那里可以約略俯瞰田野的景色；靠近一個廢坑的茅簷，我的舅父，我的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在那里坐下了；在我們的面前，小谷充滿了霧靄，天色在遠林的梢頭，變成了金黃。然後我們在早已昏暗的園子的底裏逗留一會兒。我們回來；我們在客廳裏重見到我的舅母，她差不多從來不同我們出去的；在我們，小孩子們，晚上就這樣完結了；可是往往我們還在我們的房間裏讀書呢，當我們，很晚了，聽見我們的大人們上樓的時候。

白天，差不多所有的時候，我們若不在園子裏，定在『課室』裏，就是舅父的書齋裏，那里給我們擺好了課桌。我的表弟羅伯和我並坐了用功；我們的後邊，須麗葉和阿麗莎。阿麗莎比我大兩歲，須麗葉小兩歲；羅伯，在我們四人中，算最小。

我要在這里寫的並不是我早年的回憶，而只是與這篇故事有關的一些事情。我的故事實在可以說，開始於我父親死的那一年。也許是我的感受性——被我們的喪事刺激得太深了，若不是由於自己的悲傷，至少當由於看見了母親的哀傷——爲我預伏下新的感情吧；我過分的早熟了；那一年，我們重到奉格司麥的時候，須麗葉和羅伯顯得與我相形之下愈加幼小，而一見阿麗莎，我就猛然的覺得我們兩個已經都不是小孩子了。不錯，就是我父親死的那一年；證實我記得不錯的，是我們剛到的時候，我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的談話。我意外的闖進了母親和她的朋友談話的房間：她們正在談我的舅母；母親氣憤她沒有服喪，或早已除孝。（老實說，我無由想像出比柯倫舅母穿黑，正如我想像不出母親穿鮮明的衣服。）我們到的那一天，就我記憶所及，侶西·比柯倫穿了一件羅紗服。阿緒拜爾敦小姐，照例的和和氣氣，竭力緩和我的母親；她怯生生的辯解：

『究竟，白的也算孝。』

『她披在肩上的那條紅披巾，你也叫作「孝」嗎？弗羅拉，你惹我氣惱！』我的母親

直嚷起來了。

我只有在暑假裏看見我的舅母，顯然是夏日的炎熱使她穿起了輕飄的，敞口大的胸衣，她在我見慣的就是這個樣子；可是這一種露肩的樣子，比她披在素肩上的披巾的鮮豔的顏色，更叫我的母親看不過去了。

侶西·比柯倫長得非常美，我還保存了她的一張小像片，可以看見她當時的樣子，那麼年輕的風韻，直叫人要把她當作她的女兒們的大姐姐，斜坐在那里，作她所習慣的姿態：頭側到左手上，小指很嬌的向嘴唇彎去。一方空眼大的壓髮網挽住了半鬆在頸背上的大堆的髮髮；在胸衣的開領處，一條鬆鬆的黑絲絨頸帶上掛着一個意大利嵌工的小金盒。黑絲絨腰帶打着輕飄的大結子，闊邊的軟草帽用帽帶吊在椅子的背後，一切都給她增加稚氣的風采。右手，垂在一邊，拿着一本闔好的書。

侶西·比柯倫是美洲殖民地生的；她從來不知道或者老早就失去了父母。我的母親後來告訴我，她本來是服提葉牧師夫婦收養的棄兒或孤兒。他們那時候還沒有子